

中医传承创新发展背景下方以智“格致”之学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王 赛¹, 周亚东^{1**}, 王 鹏²

(1. 安徽中医药大学人文与国际教育交流学院 合肥 230012; 2. 安徽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 合肥 230012)

摘 要:方以智冲决宋儒“道统论”的束缚,创造性地将其“圆·”思想贯穿于宋明理学核心话题“格物致知”中,构建了独特的“格致”之学,形成了知识与道德并举、形上与形下兼备的独具其特色的学术体系,并提出“质测”和“通几”两大研究领域。其对中医当代传承发展有两点启示:一是面对西医学的强势冲击,中医学应理性借鉴西医学在“质测”领域的优势,推动当代中医学的传承与变革;二是面对西医学的医疗危机,中医学应积极发扬自身在“通几”领域的优势,助力当前西方医学模式的转变。

关键词:中医 格物致知 质测 通几 方以智

DOI: 10.11842/wst.20250412002 CSTR: 32150.14.wst.20250412002 中图分类号: B244.6 文献标识码: A

晚清以来,西方文化开始在中国传播盛行,尤其新文化运动以后,西学的影响剧增,科学和民主的思想传播广泛,全盘西化的思潮兴起。在医界,西医也渐占据优势地位,关于中医的评判和取舍问题,医界的论争异常激烈,其中影响较大的三种思潮是废止中医论、中医科学化和保存中医论。这三大派别间的分歧与论争构成了近百年来中国医学思想界的主要画面^[1]。至今,我国医学界仍保持着中西医并存的局面,围绕中医当代传承发展这一话题,仍然存在着多层次、多领域的探讨。

本文从医学视角重新审视方以智的“格致”之学,探究其对传统“格致”之学的传承与创新,阐明其对传统学术体系的重构,在这种重构中,重新审视中医学在“知识”维度的相对独立性,深入辨析中医学在不同层面的优劣之处,为中医学在当代的传承发展问题提供一种思路。

1 方以智的“格致”之学及其对传统学术体系的重构

“格物”和“致知”语出《礼记·大学》篇,该篇之要

义在于修身而“明明德于天下”,宋以前“格物”和“致知”并未特别引起重视,《礼记》注家,如郑玄、孔颖达、李翱等,对其注解莫衷一是,但基本都“局限于伦理道德的范围”^[2]。入宋以后,“格物致知”以其不同诠释被纳入理学和心学的理论体系之中,经过其中的论辩性诠释成为了宋明理学乃至整个儒学的核心话题。

1.1 宋明理学中的“格致”之学——道德与知识的紧张

在宋代,程朱尊崇《大学》,朱熹重订《大学》章句,将其列为“四书”之首,以之为“初学入德之门”,并增补“格物致知补传”,着重阐发“格物致知”,“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3]。可见其以为“格物致知”的要

收稿日期:2025-04-12

修回日期:2025-06-20

* 安徽省教育厅社科重点项目(2022AH050429):方以智医学材料整理及相关问题研究,负责人:王赛;安徽省教育厅社科重点项目(2022AH050431):中医药全球传播中的语言问题及其对策研究,负责人:曹香。

** 通讯作者:周亚东(ORCID:0009-0003-7282-0382),教授,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中医文化研究。

义在于“即物穷理”，在推求穷尽其理的过程中，随着量的积累而能“一旦豁然贯通”，终至“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其格物的最终目的虽仍是指向伦理道德的，而这过程中蕴含的外向于事物的探究倾向，“使得格物致知突破单纯的道德视域，彰显其认知含义”^[2]。

至明代，阳明以“格物”为“反思程朱理学的哲学起点”^[4]，对“格物致知”进行重新诠释。阳明的诠释前后有所变化，而“晚年定论在《大学问》”^[5]，其中谓“‘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广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不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然欲致其良知，亦岂影响恍惚而悬空无实之谓乎？是必实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于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6]。其训“格”为“正”，训“物”为“事”，以“知”为“良知”、为“天命之性”及“吾心之本体”，“格物致知”乃是基于事上“为善”、“去恶”而致己心之“良知”，由此“把‘格物致知’严格限定在心性修养领域”^[5]。

不同于朱熹的外向于“天下之物”而“穷其理”，阳明以为“格物致知”的要义在于返归于“吾心”而“致其良知”。在这种两派论辩中蕴涵着儒家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即“道德与知识的紧张和平衡问题”^[7]，而这一内在问题随着明末中西文化交流而愈加鲜明。

1.2 方以智的“格致”之学——道德与知识的平衡

明朝末年，面对心学末流的空疏之弊和耶稣会士带来的西学东渐，围绕“格物致知”这个儒学中心话题，方以智调和朱子、阳明的“格致”观，尝试会通中西文化、平衡知识与道德，在其父方孔炤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独特的“格致”之学。

在方以智的“格致”之学中，他首先肯定“物”世界的第一性^[4]，他认为“盈天地间皆物也”^{[8]35}。万事万物都是一个统一的“物”世界。对于这个“物”世界，他以“气”来作为万物统一的基础，认为“一切物皆气所为也，空皆气所实也”^{[8]76}。

在此基础上，就“格物”问题，方氏父子在《周易时论合编》^{[9]355-356}中所论述如下：“问：朱子、新建孰是？曰：《大学》之天下国家，所格之物也。身心意知，能格之物也。以能格之物，格所格之物，即以所格之物，格

能格之物。随其交用，本自两忘，代明错行之所以於穆也。……举天地未分前，以格天地已分后，知此已分后之天地即未分前指天地。一在二中，彼此互格，即无彼此。生死也，有无也，体用也，一也。冒格既明，惟有时宜，其细格而已矣。”可见，方氏将“物”分为能格之物（身心意知）与所格之物（天下国家），同时以“格”为能格之物与所格之物的“彼此互格”，强调己心与外物的相互作用，也称“心物交格”^{[10]180}。

如此，方氏“心物交格”在“格致”进路上有效调和了朱子、阳明的“格致”观，既涵盖朱子即“天下之物”而“穷其理”的外向路径，又涵盖了阳明归“吾心”而“致其良知”的内向路径；而进一步分析可见，方氏“心物交格”的提出有一层更深的指向，其真正要应对的是儒家思想史内在蕴含的、西学东渐后外在激化的：道德与知识的紧张问题。

1.2.1 平衡“道德”与“知识”的方式

在“心物交格”中，方以智将“以心格物”指向“知识”，将“以物格心”指向“道德”，通过“心物互格”观念在形式上平衡了“道德”与“知识”。

方以智的“以心格物”与朱子“即物穷理”有所不同。朱子“即物穷理”虽有其认知含义，但最终指向的仍是伦理道德的范畴，所谓“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11]，与之不同，方氏“以心格物”最终指向的则是“知识”。明朝末年，方以智针对当时心学末流的空疏虚窃之流弊，提出“欲挽虚窃，必重实学”^[12]，提倡经世致用。他批判儒者“穷理而不博学，闻道而不为善”^[13]，“至于俯仰远近、历律医占、会通神明，多半茫然”^{[14]127}，为此方以智有意“冲决宋儒‘道统论’的束缚”^[15]，尝试在传统学术体系中为“知识”争取其独立的地位。他的早期著作《通雅》与《物理小识》尤其重视知识的积累，强调知识的进步，其“对‘知识’看法代表着时代观念的深刻变化”^[16]。

在《通雅·卷首三·文章薪火》中，方以智明确区分“知识”与“道德”，提出“考测天地之家，象数、律历、声音、医药之说，皆质之通者也，皆物理也。专言治教，则宰理也”^{[10]75}，向外“考测天地之家”的“物理”代表着“以心格物”指向的“知识”，“专言治教”^{[10]75}、讲论“仁义”^[17]的“宰理”则可代表“以物格心”指向的“道德”，在“心物交格”的“格物”观下，“物理”与“宰理”相对等，由此实现了“知识”与“道德”在形式层面的平衡。

1.2.2 平衡“道德”与“知识”的理据

方以智对“道德”与“知识”的平衡并不止于以上的形式层面。所谓“一在二中,彼此互格,即无彼此”,他更进一步运用其独特的“圆·:”思想为“道德”与“知识”的平衡提供了深层的理论依据。

“圆·:”图式是贯穿于方以智哲学思考中的核心概念,“·:”图像源自佛教“伊字三点”(“伊”字为梵文五十字门之一),方以智将其与易学相结合,依据对太极两仪之关系的思考,对“圆·:”图式进行了创造性阐释,在“传统二分法思想的基础上改造出‘一分为三’的理论结构”^[18]。他认为“圆·:三点,举一明三,即是两端用中,一以贯之。……上一点为无对待、不落四句之太极,下二点为相对待、交轮太极之两仪。……无对待在对待中,设象如此,而上一点实贯二者而如环,非纵非横而可纵可横”,“圆·:”的上一点表示无对待的太极,下两点表示相对待的阴阳两仪,而“太极”即在“两仪”之中,“太极生两仪”被方以智“解释为分体为用的过程”^[18],由此形成“两个层次、三个角度”^[19]的立体思维模式。

在“圆·:”图式下,“心物互格”中“道德”与“知识”的平衡理据得以阐发。首先,“圆·:”图式中的下层“两点”表示心、物两相对待,其上层“一点”即为“实贯二者而如环”的无对待者;其次,上层“一点”的这一无对待者即为“太极”,方以智以易学之“太极”为形而上之“理”,并特称其为“至理”,他称“两间皆气也,而所以为气者在其中,即万物共一太极,而物物各一太极也。儒者不得已而以‘理’呼之,所谓至理统一切事理者也”^{[9][12]};最后,以无对待的太极为“体”,以心物对待、交轮互格为其“用”,分体为用,则有“心物互格”之过程,以及该过程的结果:所致之“知”,此“知”包括三大类:物理、宰理以及在物理和宰理中所藏的“所以为宰、所以为物”^[17]的至理。

综上所述,据于“圆·:”图式,就“格物致知”的过程而言,在心物对待、交轮互格的“用”中有一“体”;就“格物致知”的结果而言,在以心格物的“物理”和以物格心的“宰理”之中有一“至理”。“无对待”在“相对待”中,“体”在“用”中,“至理”在“物理”与“宰理”中,方以智将其“圆·:”思想贯穿于“格物致知”中,为“心物互格”的格物之方提供了形上层面的依据,使道德与知识的平衡获得了理论保证,形成了包含物理、宰理和至理的学术体系,即横向看知识与道德并举、纵向看

形上与形下兼备的独具其特色的学术体系。

从医学角度来看,这不只是一个抽象的学术体系的重构,而是有着具体的思想价值与现实意义:他将“物理”与“宰理”明确分类,为突显中医学在“知识”维度的相对独立性奠定了基础,同时,他将“物理”与“至理”明确分层,并在其父基础上更是创造性地提出“质测通几”之学,借此辨析中、西学问的优势与不足,为当代医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启发。

2 方以智“格致”之学的当代价值

基于其“格致”之学,方以智将“物理”与“至理”明确分层,并提出相应的“质测”与“通几”两大学术研究领域。其中“质测”重在考究“物理”,即实际地观察、研究各个具体事物的特性和变化规律,代表个体领域的研究,所谓“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昆虫,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8]35};而“通几”旨在深究“所以为物之至理”^{[10]75},代表一种超越个体的整体领域的研究,所谓“寂感之蕴,深究其所自来,是曰通几”^{[8]35},其任务是“研究天地万物之所以然及其变化的总的规律”^{[20]555}。

方以智区分“质测”与“通几”的理论意义,是“用来表明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有个体和整体两大领域”^{[20]557}。有基于此,面对明末传入的西学,方以智理性对比中、西学问,并评价西学“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8]36},即西学在“质测”领域精详可取,而在“通几”领域则显粗陋,一方面客观承认了西学在“质测”领域的优势,另一方面坚定表明了中学在“通几”领域的独特优势。这启发我们运用“质测”与“通几”这一对哲学范畴重新审视中西医学,理性应对西医学的挑战,实现中西医学的互相借鉴、融合发展。

2.1 中医学应理性借鉴西医学在“质测”领域的优势

2.1.1 “传承与变革”视角下的中医学及其当代挑战

中医学素来重视传统、强调传承,这是学界共知的,以《黄帝内经》的成书为重要标志,中医学理论体系在两汉时期基本形成,此后一直延续至今。但是重视“传统”并不是事无巨细地传承,而是特指对中医学“核心精神”的传承,如中医哲学中的生命观、思维方法等,廖育群先生特称其为“传统中的传统”^[21],它一方面有指向性地塑造着中医学的自身结构,如其崇尚温和的药物内调,贬斥针刀手术为“别术所得”而非“常

道”(宋代张杲《医说》),这直接影响着中医学内、外科的发展和整个中医学体系的架构;另一方面它也有选择性地改造吸收着外来的医学,如对印度眼科的借鉴,在技术上接纳其金针拨障术,但在理论上则依据中医学传统改造印医“五轮”,形成了与五行相配的“五轮说”,丰富发展了中医眼科学内容。

回顾中医学的发展过程,正是在其“核心精神”的支撑下,中医学在不同时代的内、外挑战中,借由不断“变革”实现了对传统的“传承”,也实现了自身不断发展。对于传承与变革的关系,我们必须明确:“变革”的目的在于“传承”。进入当今科学时代,西方医学的强势“在场”给中医学带来极大挑战,中医学亟需一场指向传承的“变革”,借此将这一时代挑战转变为新的发展机遇。

2.1.2 方以智“借远西为郅子”观念与当代中医学的传承与变革

在“质测”领域,方以智对西学有高度评价,他主张“借远西为郅子”^[122],即借鉴西学之精髓,以弥补我们“质测”领域的不足。他这种观点充分落实在其医学研究和实践中,他引入并运用西医知识来论证、充实和完善中医的固有理论,尤以其“脑髓说”为绝佳例证:他引用汤若望《主制羣征》之论^{[8]266-269},说明筋(神经)从脑到达周身的走向与分布,解释脑的感觉、运动功能,赞其为“《灵》《素》所未发”;结合相关中、西医知识,他认为“我之灵台”是“资脑髓以藏受”^{[8]289}，“人之智慧系脑之清浊”^{[8]273}，“髓清者聪明，易记而易忘，若印板之摹字，髓浊者愚钝，难记亦难忘，若坚石之鐫文”^{[8]289}，此论使他成为中国历史“第一个把人脑看作思维器官的哲学家”^[123]。

以上方以智的“脑髓说”是“质测”领域对西医学的借鉴,但这一借鉴的意义却同时体现在中医学的“质测”与“通几”两个领域中。在“质测”领域,“脑髓说”借鉴西医学的知识,补充说明了脑与思维的关系,丰富了中医学“心主神明”及“心之官则思”的传统认知;在“通几”领域,面对“脑主思维说”带来的挑战,中医学须重新反思“心”的概念,最终辨析出此“心”不属于“血肉之五脏”,乃属于“四时的五脏”^[124],由此反思了中医学认识生命和人体的方法论,最终从哲学的高度进一步明确了中医学的根本优势。

因此,面对西医学带来的挑战,传承发展中医学首先要辨析、区分中医学内部原本模糊的“质测”和

“通几”两个领域;其次要在“质测”领域认识自身不足,借鉴西医学以补充和丰富相关内容;最后要在“通几”领域重新反思并传承中医学的“核心精神”,站在哲学的高度深化中医学的根本优势,在理论和临床上探索一条指向传承的变革路径。

2.2 中医学应积极发扬自身在“通几”领域的优势

2.2.1 “医学模式转变”视角下的西医学及其当代危机

医学模式是“人类在与疾病抗争和认识自身生命过程中得出的对医学本质的高度概括,是指导医学实践的自然观和方法论”^[125]。历史上,西方医学先后经历了神灵主义医学模式、自然哲学医学模式、机械论医学模式,此后,自19世纪末以来,生物医学模式逐渐成为了西方医学的主流模式,并极大促进了西方西学的发展。但是,在这一模式下患者被简化为一堆身体部位的组合,对于一个生病的“人”,与其病痛密切相关的心理与社会等维度很大程度上消失了,由此形成了困扰现代西方医学的医疗危机。为应对这场危机,业内主张对生物医学模式进行一种人文主义调适。例如,恩格尔提出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式^[125],以此尝试将医生和患者身上的更多维度纳入到医学知识与实践中。但必须指出,“生物-心理-社会模式”还存在于西方医学的愿景中,目前“并未探索出行之有效的临床路径”^[126]。

深入剖析这场当前的医疗危机,可以看到它实际上是一场关于医学本质的危机,当前的医学哲学正面临着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挑战,人们无法准确预知当前医学的发展趋向,但是有一点可以达成共识:在医学模式的转变中,西方医学须突破其现有的生命观和人体观。医学哲学领域的奠基人物之一 James A. Marcum 指出,在当前医学模式的转变中包含着一个重要的“本体论承诺(ontological commitment)”,即“有机体主义(organicism)”^[127],而这种本体论转向即包含一种对“通几”的整体视野的探索。

2.2.2 方以智“通几护质测之穷”理念与当前西方医学模式的转变

“通几”是在探究“物理”的基础上,深究“所以为物”之“至理”^{[10]75},这一研究领域代表的是一种超越个体的整体视野。“通几”的提出,其所依据的是中国传统的易学哲学。方氏谓“通观天地,天地一物也。推而至于不可知,转以可知者摄之。以费知隐,重玄一

实,是物物神神之深几也。寂感之蕴,深究其所自来,是曰通几”^{[8]35},可以说“通几”即是“深入研究寂感合一之理”^{[20]556}。“寂感”本于《系辞传》“《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28],方氏以“寂”表贞一之常法,表其绝待超越意,以“感”表变化之过程,表其感通遍在意,“寂”与“感”相互蕴藏,“几”即是贯通“寂感”的至理,这种“玄之又玄”的至理又是实有的,可“物物”,也可“神神”,具有生物不测之妙用^[29],其中蕴含着“生生之道”。这里的“生生”,“不是通常所说的生成,而是生命创造;不是一次性的创造,而是‘生生不穷’的不断创造”^[30],整个宇宙即一个“生生不息的运动过程”^[31],这种独特的“生的哲学”为我们认识世界和生命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整体视野。

对比中西学问,方以智批评西学“拙于言通几”^{[8]36},即指出西方学问在整体研究领域存在缺陷,这一洞见与当前西方医学的医疗危机是相呼应的。当长于“质测”的西学走到穷尽处时,方以智指出“通几护质测之穷”^{[14]135},也即以整体领域(“通几”)的认识优势去弥补个体领域(“质测”)的认识局限。同样的,医学对生命的认识不能止步于西医学的“质测”领域,必得要深入到“通几”领域,即在整体观念下把握生命的生生之道。

在“通几”领域,方以智坚定推崇中学,其对“通几”的重视充分落实在中医学上。例如,其讨论疾病^{[8]354}:“究论之六淫,亦水火也,七情亦水火也,其病也,亢火与元气不两立,停水亦与元气不两立,其交济也,水火即元气也,气为体,水为相,火为用,不相离

也,是皆可以参两而通类研几焉。”以上关于疾病的发生,他首先通过阴阳(水火)关系分析病因,然后强调在动态过程中去体悟人体健康与疾病背后的生命之几,由此加深对疾病的认知,指导疾病的治疗。可以说,中医学作为“生生之具”,其根本任务就在于开掘生命的生生之“几”^[32],这充分体现了中医学的整体观念。在当今时代,面对现代西方医学的盛行及其危机,中医学应在“通几”领域发扬其根本优势,以其“通几”优势来顾护西医学“质测之穷”,从而助力于当前医学模式的转变,推动中西医学的有机融合发展。

3 结语

明朝末年,在心学空疏和西学之东渐的内外刺激下,方以智“冲决宋儒‘道统论’的束缚”^[15],创造性地将其“圆·:”思想贯穿于宋明理学的中心话题“格物致知”中,构建了自己独特的“格致”之学,并在其格致之学下提出“质测”与“通几”两大研究领域。其对当代中医学的传承创新发展有两点启示:一是面对西医学的强势冲击,中医学应理性借鉴西医学在“质测”领域的优势,推动当代中医学指向传承的变革;二是面对西医学的医疗危机,中医学应积极发扬自身在“通几”领域的优势,助力当前西方医学模式的转变。

在当前时代,方以智的“格致”之学为我们认识医学提供了独特的学术视角,为中医学的当代传承创新发展提供了路径启发,为中、西医学的相互借鉴和融合发展提供了哲学指导,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挖掘。

[利益冲突]本文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 张其成. 易学与中医[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23:243-250.
- 马来平. 格物致知: 儒学内部生长出来的科学因子[J]. 文史哲, 2019, (3):87-97,167.
Ma L P. Studying the nature of things: the scientific factor stemmed from confucianism[J].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2019, (3):87-97,167.
- 颜培金, 王谦. 大学 中庸[M]. 武汉: 崇文书局, 2023:26-27.
- 廖璨璨. 晚明清初格物之学的中西会通[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4-04-08(第A04版).
- 于述胜. 通情以达理:《大学》“格物致知”本义及其理论价值[J]. 教育研究, 2020, 41(3):47-65.
Yu S S. The manifestation of rationality depends on the interaction of emotions: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Ge-wu, Zhi-zhi" in The Great Learning and its theoretical value[J]. Educational Research, 2020, 41(3):47-65.
- 丁为祥, 孙德仁.《大学》精读[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2023:147.
- 侯宏堂. 从“朱陆之争”到“内在理路”: 余英时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理念与方法管窥[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38(4):1-11.
Hou H T. From Zhu-Lu dispute to inner logic: a view of Yu Yingshi's research of Chinese academic thought[J]. Journal of Lanzho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10, 38(4):1-11.
- 方以智. 物理小识[M]. 孙显斌, 王孙涵之, 整理.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9:35,36,76,266-269,273,289,354.
- 方孔炤, 方以智. 周易时论合编[M]. 郑万耕,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19:355-356,1210.

- 10 黄德宽, 诸伟奇. 方以智全书·第四册[M]. 合肥: 黄山书社, 2019: 75,180.
- 11 东方朔. 朱子哲学与宋明理学[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3:119.
- 12 黄德宽, 诸伟奇. 方以智全书·第一册[M]. 合肥: 黄山书社, 2019:323.
- 13 方昌翰. 桐城方氏七代遗书[M]. 彭君华, 校点. 合肥: 黄山书社, 2019:558.
- 14 黄德宽, 诸伟奇. 方以智全书·第三册[M]. 合肥: 黄山书社, 2019: 127,135.
- 15 许苏民. 方以智为什么说西学“拙于言通几”?——论方以智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J]. 江淮论坛, 2014, (5):2,5-13.
- 16 张永义. 略论方以智的学术取向及思想特色[C]//李仁群. 方以智研究第二辑.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22:104-114.
- 17 方以智. 青原志略[M]. 张永义, 校注.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2:86.
- 18 廖璨璨. 易学哲学视野下的方以智圆·思想探析[J]. 中国哲学史, 2016, (4):30-36.
- 19 周勤勤. “·”的思维模式: 方以智“均的哲学”方法论的思维基础[J]. 学术界, 2023, (12):60-68.
- 20 朱伯崑. 易学哲学史·第3卷[M].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05:555, 556,557.
- 21 廖育群. 中国传统医学中的“传统”与“革命”[J].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1999, (1):85-92.
- 22 黄德宽, 诸伟奇. 方以智全书·第九册[M]. 合肥: 黄山书社, 2019:479.
- 23 刘文英. 刘文英文集第8卷[M].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21: 265-271.
- 24 孟庆云. 孟庆云学术传承文集[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23:52.
- 25 张艺. 医学人文学[M].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8:22.
- 26 孙晨耀. 中西医思维哲学方法比较研究[D].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3.
- 27 Marcum J A . Humanizing modern medicine: an introductory philosophy of medicine[M]. Leiden:Springer Netherlands, 2008.
- 28 刘亚林. 周易疏证[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24:474.
- 29 刘元青. “质测即藏通几”说申论: 兼论方以智的中西文化观[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32(6):27-31.
- 30 蒙培元. 生的哲学——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47(6):5-13.
- 31 陈来. 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 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3:14.
- 32 张昭炜. 方以智的哲学精神[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256-281.

Research on *Fang Yizhi*'s Study of "Gezhi"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ANG Sai¹, ZHOU Yadong¹, WANG Peng²

(1.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Exchange, Anhu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Hefei 230012, China; 2. Graduate School, Anhu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Hefei 230012, China)

Abstract: *Fang Yizhi* broke through the bondage of "Taoism" of Song Confucianism and creatively put his "circle ·" thought into the study of Gewu-zhizhi which is the core topic of Neo-Confucianism in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Thus, a unique study of "Gewu-zhizhi" is constructed. It has formed a unique academic system which covered knowledge and morality, metaphysics and physics. On this basis, two research fields of "Zhice" and "Tongji" are proposed. There have two inspirations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CM: firstly, facing the strong impact of Western medicine, we should rationally learn from the advantages of Western medicine in the field of "Zhice" and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reform of contemporary TCM; Secondly, facing the medical crisis of Western medicine, TCM should actively develop its advantages in the field of "Tongji" and contribute to the current transformation of Western medical model.

Key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Gewu-zhizhi, Zhice, Tongji, *Fang Yizhi*

(责任编辑: 李青)